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嘉興路大中禪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癸卯

代宗豫改年廣德

肅宗長子玄皇諸孫百余人代居長為嫡孫即位後用元載為相而

黜李泌及誅元載復用楊綰年五十三崩紫宸內殿葬元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

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拜

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明諸

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寇平。帝夢六祖惠能大師請

衣鉢歸于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難屢逼帝

寢以為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

踣彌 箒主

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禍僕
固懷恩臨敵而踣群戎來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
帝由是篤意佛道修祠祀詔天下官司無箒辱僧尼
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舊本帝
親為之序官不空特進鴻臚卿
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經疏成
賁以表進呈畧曰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
宮加被仰憑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
於荆山約百川於溟海火生於木並兩曜而俱明識
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廣

丙午

設蘭盆 迎帝座

度羣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
改大曆元年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以二稅七
月始作盂蘭盆會于禁中設高祖太宗已下七聖位
備饗輦建巨旛各以帝號標其上自大廟迎入內道
場鏡吹鼓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仗於光順門迎
拜道後自是歲以為常癸未大廟二宮生靈芝帝賦
詩羨之百僚皆屬和

丁未

○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詣白崖山

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聞金和上說無憶無
念莫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住曰無
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惠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
惠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無住曰從
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
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師還以三
句接人否對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清水
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時庭樹鷓
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鷓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
曰鷓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

杜丞相
問法

宜諦聽聞與不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
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
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
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
與僚屬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得
名解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
傳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
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
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
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後理確論合

杜相注
起信論

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得不生不滅契解脫去
答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
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識心見性答曰
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不見本性真
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
不亂不取不舍不沉不浮無為無相活鱗鱗平常自
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
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悅嘗有詩云長願追禪理安
能揖化源晚以疾辭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
備朝服加僧伽黎剃須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杜相依
沙門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謂聞無
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也鴻漸靈武策
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剔髮須服僧衣遂與宋
朝王文正公旦肖焉雖文正公巨德元勳完名高
節卓冠名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然莫年付囑
諸子及其友楊文公大年丁寧曲折文公談苑著
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之明也嗚呼
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段大事本尔現成奈
何人自棄昧往往終身役役為他間事長無明者
天下碌碌皆是若二公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

大事夫豈易得也哉

戊申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
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
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
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
躰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肯法界之
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及寺之塵脇不觸居士
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饋手不釋負
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後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
宗旨授華嚴真教於京都說禪師至是大曆三年代

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二歲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辯
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
心躰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
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並經梵字及四圍
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建中四年下筆著
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曰以
手捧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
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今華嚴為四科理無不
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
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為龍矯首南

觀身
為龍

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
 蜒青冥兮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為流通之像也初為
 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為僧叡等
 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石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
 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
 山識地識字善算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
 山人茫然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殿上地問曰
 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曰識字否曰識忠
 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是一字忠曰土上

惜莫
孔

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能算否曰能忠曰三
 七是多少山人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
 曰卻是人弄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
 有何能答曰弟子縱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
 汝有能亦俱未是師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
 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惜莫
 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
 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
 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

四威儀中見貪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舜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卻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謚大覺禪師

已酉

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為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鑑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為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

禪宇
布薩

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

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茲巖寺將建法堂有

古樹群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地建堂女可速去言

訖群鵲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

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

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至是將終石室

前掛鐺樹掛衣藤無故枯死師集眾布薩訖淨髮浴

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旦怡

然坐化俄頃風雨暴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云

庚戌

西域大耳三藏至京師自云得他心惠眼帝令入光

宅寺請國師惠忠試驗忠問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女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糊絲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忠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棧子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手段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異時學人相似語言以為禪道者凡貶剥諸方往往猶不止於此嗚呼世謂學

躡
涉力

不躡等矧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死者其可以不躡等乎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死生之際感驗昭著有生而百鳥銜花虎狼給侍者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乃心者有異香經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有空中神幡從西而來遶山數匝者有所居舊院林木變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感皆不思議事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妙行蔽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者曷以臻此邪如大耳三藏今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處及第三度國師

堪知

入甚深祕密大寂定門大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
證果有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謂巫咸相
壺子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
同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誠門人曰普賢行願出
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
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
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
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
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曰吾以法濟世不

意垂死濫汗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曰中
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寂闍維頂
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
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迄詩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
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
國師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
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五
年夏六月癸未滅度于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

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
詔遣中謁者齋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加
薦令芳札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
塔于舊居寺院和上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旨緇
門獨立邈蕩蕩其無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
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祀之妙天釁且
弥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
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寂上乘
義後數百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
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

摧崑

和上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其國詣龍智阿闍黎揚
摧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
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
然温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
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
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
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潤之異凡僧夏五十享
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
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有傾歎懈倦
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

四十一
通鑑一四卷
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
日紹六為七至矣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
託子勅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漠壇宇清愴
墓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
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
肅公瑜加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
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惠力
降愚寐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
寵終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
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

為碣傳之大都

辛亥

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關梁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師

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

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

山之陽製縷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

隋太常伯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

數幼學五經曰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

家景龍中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惠益以軌儀翕然

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

之授以毘尼之學又依崇聖寺壇子法師學俱合唯

通華十卷
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
莖朞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岾峻峙機神坦邁體
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
以素解玄儒旁總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
以賓禮由是與少保究國公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
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為儒釋之遊莫
送之友其道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
而馨香自教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所由然矣
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為根
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

究
展以

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同異詳教正義學徒賴焉大
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感烈炬之
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為
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
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
乳銘曰越水湯湯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
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窪不雜德溥化洽雲
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窪
瓜

是歲淮南節度使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州
三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

刺史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粲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摠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

袈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戎中別駕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瑄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礼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

通華十卷
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
懼象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顧申無邊衆生之弘擔以
紆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
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
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掃洒供養天書錫命輝
煥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
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
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宗齊及梁武言
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未知
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佛

中法

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
迨禪師三葉其風寢廢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
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
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
知有為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照物朝
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
以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
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
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
之被於世也與六藉侔盛於戲微禪師吾其二乘矣

於音

戲

後代何迷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
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
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
焉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
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
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
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
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
於外淦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為刃
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矣

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
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溷
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
乃圓性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
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
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壬子

魯郡公顏真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如
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
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
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

壺栢

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及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葉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道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省亮傳雲一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

冲恃

蓋漢孺子之後年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我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高京滌法銳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下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躬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

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
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添刺
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涅槃
經古臺基高儼然軒陛摧圮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
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
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
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
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
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
佛跡本喻餘杭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熏修

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
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
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
興藏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
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
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廷臯脫俗
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為受
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像法於
於歸
變皆欽化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
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

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嗟嘆而讚美之謂
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
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
如會尊衆乃命智晃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荆
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
幾壇殿鬱興爾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
瓔珞照耀有摩左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
普熏神足無極半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
亥歲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甲寅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曰請立刃梯與沙門角法

有旨兩街選僧剋日較勝負沙門崇惠者不知何許
人常誦首楞嚴呪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
刃梯而上命惠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傷惠承勝
命聚薪于庭舉烈焰志入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
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藏後不知終
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惠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
即源舊第也父愷守東都為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
常居寺中與澤談噓終日偶相率游峩眉山源欲自
荆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為久絕人事
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荆州舟次南浦見婦
斜耶音耶 噓極虛 愷持陵 李源訪負澤

人錦襠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令速生三日浴見顏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暮而澤正婦乳三日源往視之見見源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靈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

三
生
石
詩

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曰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春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惠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乙
卯

國師惠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子作麼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

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
不會忠曰貪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
月九日召脇而寮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
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
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
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
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
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
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
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

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
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
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
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
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
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
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
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丁巳
十一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
百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

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
不會忠曰貪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
月九日右脇而窈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
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
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
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
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
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
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
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

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
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
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
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
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
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
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
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丁巳
十一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
百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

佛不如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為佛祠初帝未知重
佛每從容問繙所以然繙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
之由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臣承風自言
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繙與杜鴻漸泥
佛太過云

戊午

○米斗三文○猫鼠同乳

己未

三月上崩太子即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惠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牛
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

會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
已今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太
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才生吉凶
在汝今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
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吞曰石牛長
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間如何是西來意曰白
猿抱子歸青嶂蜂蝶銜花綠藥間及是遷化肉身不
壞數百年猶在

庚申

德宗适改年建中

代宗長子諱天下勿上祥瑞放馴
象出宮女用靈柩為相致朱泚之

始
二稅

乱辛奉天壽六十四崩葬景陵在位二
五年○立誦為皇太子○始定秋夏二稅

沙門惠超於五臺乾明寺錄出大廣智三藏不空所
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
經其序文曰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正月一
日於薦福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惠超授大乘瑜
伽金剛五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佛釋迦曼殊
室利菩薩秘密菩提三摩地法遂於其後受是法已
不空三藏奉事經于八載至開元二十八載歲次庚
辰四月十五聞奏開元聖上皇於薦福御道場內至
五月五日奉詔譯經卯時焚燒香火起首翻譯三藏
演梵本惠超筆授大乘瑜伽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

千臂
文殊

法教十二月十五日才訖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
藏將此梵本及五天竺阿闍黎書並付與梵僧目叉
難陀婆伽令送此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土南天竺
國師子國本師寶覺阿闍黎經今不回後於大曆九
年十月再至大興善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邊復
伸咨決大教瑜伽心地秘密法門復將千鉢曼殊經
本至建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元菩提寺
遂將舊翻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惠
超重與抄寫出一切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秘密金剛三
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秘義諸佛出世應物隨意

壬戌

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赴必藉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瑜伽要祕法門窮理微妙身口意業用智修持戒定惠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為首乘般若舟速超彼岸今述曩殊之德靈迹苑伽聖覺無方神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為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涼之山道引群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信生奇特現光現相人皆發明正智為利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提也

○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癸亥

甲子

○稅閒架

改興元○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騾

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地償盜常住錢債也

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泌乾元

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聲先

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曰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

霄意乎瓚唾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為動瓚久

之見泌立候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瓚撥火出芋

食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

泌感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

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凝坐畧不以介意使
 者歎其淳正不之迫回奏其事帝咨羨之數四不已
 瓚著歌一篇其辭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
 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負
 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
 不蓄一粒逢飯但知嚼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
 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
 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躄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
 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
 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謗天真佛真佛不可

嚼力

揅力

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
 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
 字剷除人我本冥合个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
 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揅將功用功展轉昏
 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
 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真與細如毫末大無方
 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
 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幙夜月為鈎卧藤蘿下塊石枕
 頭不奉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
 形我常只寧萬法皆尔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

草自青

荆溪宗

荆溪湛然禪師臨終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躰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决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藝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而已尔其志之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曰聖人不興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其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躄受教

乙丑

丙寅

止觀
統例

者數十師嚴道尊迺適歸仁自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
改貞元

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夫止觀何為也道萬化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躰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曰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曰相待以成法即絕待

通華二四卷
十五
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
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蹟而躰神語
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
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
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
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
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
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二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
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

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
所至之地也未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無迹
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
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
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
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
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
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
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聖則無法不空成之
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

通成十卷
十六

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寒者使通通則悟悟則
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昭昭則化化則成成則一
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蘊萬劫而不違盡
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
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
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
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
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
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終於見境
者義備故也闢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

壽
導

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
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或九者非他相
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
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
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
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
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
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
一事目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
夫聖智超絕卓尔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

通車一曰
意思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
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
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失生滅心行三惑
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大鵬
夏虫之議魯米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
數廣尋采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
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
闊遠與凡境者絕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
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
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

醯鷄

溝澗

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
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
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
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
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
云為坑為窞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溝澗不
能住者有大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
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非道
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
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

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
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
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
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
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頌於
同門中惠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
為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
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
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
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焚敷
文
昧
禮

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
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
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
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
業文為之履校梏足也焚句為之簸糠眯目也以不
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
常戚戚於是慙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
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透其辭之鄙或雜
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踈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
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道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

戊辰

代宗
御序

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尔建中上
元甲子首事笔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尔
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成代宗皇帝
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作名利牽乎德巧智
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曰緣堅其染習內則百慮無
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
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三界之表
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群迷濟拔
流品六波羅密經者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
日月燈明如來為菩薩說摩訶曠遠真偈寂寥文殊

液音

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弥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
智會無量義曰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
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為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
故處代而常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
力開攝護之門曰其六塵示之六度道於法今全證
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
善問大音讚言天垂寶花雲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
燭幽使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惠恒沙億衆能通般
若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夫
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

而應不為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
德產之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旭
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出
蒼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
保乂烝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
舍城妙說久秘梵文徒懷瀉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
將或起予於是蜀窟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沙門
利言為之翻譯時大德則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
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
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衆

尊之滿字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
之傳梵血作護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
源聞所未聞寔為希有聊曰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
甚深波流不讓舉其梗槩昭悟將來

二月江亞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姓馬
氏容身曲且偉牛行虎視引舌過準足有二輪文遇懷
讓禪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
徒說法剏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
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磨大師自

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
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
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
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
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
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
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回色
故有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示
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
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復

泐音
勅

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
空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
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
顧謂其徒曰吾朽質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
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宗
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為一
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大珠惠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
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濟何事曰來求佛法
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

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個是惠海自家寶
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女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
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
知覺札謝畢服勞久之後以受業師年老歸奉養乃
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為好事
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
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
師由是名望顯著說法波
湧浩然無礙有頓悟
門及廣行于世

庚午

○迎佛四月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居
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
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曆
中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
嘗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
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躰一
汝等當知自己心靈躰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
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
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
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

參同契已靡所不已曰著參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
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
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
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色本殊質像声元
無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
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声鼻香
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
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
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
及處事存函盖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
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癸酉

○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緡茶稅之始也

丙子

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礼迎法師
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蜀窟三藏般若翻譯烏茶
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
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曰緣如法僧事與欲清
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群
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
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

兢音
惕他
應

關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真詮光闡大猷增輝新
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蒿抃
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含百川之味塵培華
岳無增萬仞之高極虛空之可度躡無邊涯大也竭
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
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
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晉攝玄微以
成真光之彩經也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
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
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於方袍號教授

鄧

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

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卷

又為南康王常臯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卷

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鄭

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

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

製七處九會華嚴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

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

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
用云

昂

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太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月
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殿闡
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
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
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佛
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窅窅於萬化之域動用於
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而邀燭我皇得之
靈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翳於萬國
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
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即窮

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
思議矣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
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於不
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
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
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
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
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
一心於無心即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
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

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四心廣被
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
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益我為友人皆友
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
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
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目於曠劫得其門
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
昧辭單塵蹟聖聰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
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翁真風
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

賈徒
黑谷

師之號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
倒群臣再拜稽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
以八戒禮而師之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堯佐製其碑曰大
師熙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
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
乎見性本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
則大師之教也大師躰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
南嶽循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
繼踵設此柔軟納其歸依堯言王振徵文冰釋故崇

踵主
踵勇

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
 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
 並進監厨守箴不遑祗受既而悉歸精舍頌于衆僧大
 師率同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目相而
 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
 也故於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湏乃去
 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
 感通之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火師
 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
 乃剏凌雲精舍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迷近

彙
里

景
音

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趁風望景
 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至大
 林精廬淬法刃然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道
 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吾道已
 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
 湏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師精貫六藝旁
 遶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趙公憬
 故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侍郎楊公於陵為叅禪
 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繁等十餘人傳其
 教焉高僧傳誌熙怡異迹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

錄其文而不載其傳

庚辰

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僧異之曰
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為川瀆然
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拾怪異
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棲禪子
不知其幾臆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及問其
住年但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
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且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
頽去留之泐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
非岩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矣其宜也復何言

臆

觀夫雲烟雜乎猿鳥嵐靄生於襟袖群形浩擾併
人眸子每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
况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
駕盈縮造化吐納顛氣絕慚頽於厚面遠喧卑於臊
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
吞鈎食餌手之書員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
去桎梏四支

致端邪徑塞

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生

耳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岩名焉

音

南嶽雲峯律師法證示寂師族郭氏色厲而仁行峻

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址峯以
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用嚴事由
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
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愀忻踴如獲肆
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凡度
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七河東柳子厚
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
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
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
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

遠曰振曰與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
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
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
示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
老稽首受教髮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後吾師之命而
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
類讀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
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
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
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知未始來沒而知未始

髮

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

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

師之德簡 憲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

得茲道惟 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

宮遐迩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鄭世德有奕後佛於釋

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用關丕冒遺烈厥徒蒸蒸

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

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壬午 ○雪下一丈 ○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癸未 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為沙門得之水濱畜之既

長以易自筮得蹇之

儀乃以陸為姓氏名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以為

鮮兄弟而絕後嗣得

字之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

守李齊物異之授以

孝乎逃去為優人天寶中太

苕溪與沙門道標酌

善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名

拜太子文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

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

倪泚

突間祀之為茶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

山每至冬取溪水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

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

四十二

通載一四卷

四十二

紇下

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
 有常伯熊者曰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
 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
 茶召之伯熊執器而前季卿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
 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礼羽愧之更著
 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市茶焉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翰林白居易作八漸
 偈吊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曰觀
 曰覺曰定曰惠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
 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

八漸偈

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慧之廣
 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
 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
 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
 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 性真常在為妄所
 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
 乃脫生死 惠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惠惠則
 無滯如珠在盤盤走珠惠 明 定惠相合合而後
 明照彼萬物物無遺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惠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
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有隨
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悲
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
人未領旨 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
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曰道而立名道
本無名曰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

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
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已復是何物禪
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
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
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
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
家故道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
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
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
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貌墨

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窅尔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
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
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
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窅大師真際
之塔

濬思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濬上人歸淮南序曰金仙
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
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
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

造去聲

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
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
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
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道揚本
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
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礼懇迫上
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往右司負外郎
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游始榮其
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
執簡而序之曰繫其詞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

其儀形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将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常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常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甲申

南嶽般舟和上卒柳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以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

蒞稍

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字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覩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速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剝岩壑殿舍宏大廊廡脩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

被誌

方人顯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
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
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脩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
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
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
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
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
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像教
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濟

道源度衆逾廣大明君昏乃興毗左微密是論八萬
總結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
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
祈祈功庸以敷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之師登我
先覺恭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
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
斷斷既斷層架孔頽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
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
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貞
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廣薦茲石

已酉順宗誦改永貞

德宗長子好浮圖學不清涼為國師性寬仁愛尤善文諫壽四十六崩咸

寧陵葬豐陵居攝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帝臯薨臯初生殿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呪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臯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康郡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嘉州石像初成臯為之記略曰頭圍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羨其簡而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乘

鸚鵡舍利記

門故事闍維之得舍利臯為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离火或稟其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持佛名號曰當由

上掌
下去聲

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應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篁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嗚呼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尔不憚七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歸乎為尔擊磬尔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

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烟尔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嘗詣三學山巡礼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是歲八月順宗遜于位皇太子立是為憲宗初順宗

帝問法
於佛光

嘗在東宮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今別滿復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

帝問道
於清涼

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略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惠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

通轉十四卷
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
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
住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
止則雙三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
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
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三之中道

佛祖慈代通載卷第十四

